

转型以来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的演变

毕洪业*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关系的演变同俄对独联体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随着对独联体政策的调整,俄罗斯加强了对外高加索事务的介入,以解决“热点”问题为契机,双边关系得到一定发展。但在美国和北约等外部强大势力对该地区的渗透之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在对俄罗斯失望之余,双边关系很快冷淡下来,格俄之间甚至兵戎相见。

【关键词】 俄罗斯 外高加索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3)04-023(05)

外高加索位于大高加索山脉的南面,伊朗阿拉克斯河的北面,土耳其的东北部,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国家。外高加索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是东西走向的交通要道和联接亚洲、欧洲、南北国家间的纽带。对俄罗斯而言,外高加索地缘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它不仅是俄罗斯通往南方的重要门户,也是确保俄罗斯在黑海、里海地区传统利益的战略要地,更是保证俄罗斯南部边界安全与稳定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外高加索历来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

在冷战时期,高加索地区一直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但自苏联解体之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原联盟解体,外高加索地区出现三个新独立国家后,俄罗斯不得不以发展国家关系的方式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或是保护原有的地位。随着对独联体政策的转变,俄罗斯与外高加索三国关系也走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前景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

一、俄罗斯对外高加索政策的调整

外高加索地区是组成独联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俄罗斯的外高加索政策调整是与其对独联体政策的转变相一致的。

苏联解体后,当时在俄精英阶层有一种观念非常流行,认为: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依靠俄罗斯生存,阻碍了俄罗斯的发展,其他加盟共和国,“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文化上、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异类疆域”^①,要求俄罗斯彻底甩掉对其他原加盟共和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承担的代价高昂的责任,全面转向西方寻求俄罗斯的重新振兴之路。这样,一些亲西方的当政者认为,“俄罗斯应当从原联盟地区撤出,不再干涉该地区的民族和地区冲突,并促使这些冲突的解决国际化,公开放弃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任何特权和利益”。^②与此相适应,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均普遍认为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疏远别的加盟共和国,有助于自身的发展。所以,独联体成立之初,俄罗斯没有也不愿意阻止独联体内部离心倾向的发展,甚至认为独联体国家发展同第三国关系是客观的、有益的,可以减轻俄罗斯对前苏联地区所负的沉重负担。这样,俄罗斯独立之初的外高加索政策基本上是消极的或者说是一

* 毕洪业,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生,青岛建工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

种“甩包袱”政策。独立之初,除亚美尼亚外,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都参加了1991年底阿拉木图独联体成立首脑会晤,但因复杂的民族冲突两国并没有很快加入独联体。格鲁吉亚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独联体首脑会晤的,而阿塞拜疆虽然在《阿拉木图宣言》上签字,但1992年人民阵线掌权后的新任总统埃里奇别伊拒绝加入独联体。

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地区很快出现了一系列领土、民族冲突和地区动乱,它不仅直接损害了当地俄罗斯人的利益,而且造成大量难民流入俄罗斯境内。由此,俄罗斯被迫从维护地区稳定出发,开始重视同独联体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1992年5月,在俄罗斯的积极倡议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签署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1992年12月指出,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方针,“是在独联体内部调节和防止冲突,保护独联体的外部边界,进一步建立条约法律基础,解决军事和政治上的相互协作问题,在现有的经济联系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互利经济合作,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③在对外政策调整中,俄罗斯逐步把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作为重点。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开始把对独联体问题置于其内容的首要位置。文件认为,对俄罗斯来说,独联体的重要意义在于“俄罗斯同独联体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关系到克服国家危机的前景以及保证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正常生存。在新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和运输联系,调解本国周边的冲突和维护那里的稳定是俄罗斯正常发展和有效地贯彻其在远邦地区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条件”。^④面对北约的步步进逼所带来的严重地缘政治压力,1995年9月,叶利钦正式批准了标志着俄罗斯对独联体总体战略构想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⑤,把独联体地区对俄的重要性,从仅仅具有周边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意义,提升到谋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最主要地缘政治依托。

随着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转变,1993年以后,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国家的基本政策是首先使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成为独联体成员国,用经济和政治的手段使三国重视俄罗斯的利益和要求,试图将外高加索三国纳入俄罗斯的国防体系。此外,俄罗斯在该地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力阻止外部势力对该地区渗透和西方石油公司对里海能源开发的介入。

二、20世纪90年代俄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的曲折发展

苏联解体后,民族纷争是高加索地区安全的最根本问题。高加索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苏联时期强制实行消除民族认同政策,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采取的民族大调动政策,设立强制性边界,使高加索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越积越深。在“民主化”、“公开性”鼓动下,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苏联形成了大规模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988—1989年外高加索地区爆发的民族间流血冲突,形成了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三个“热点”。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因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上的各种事务,在处理同外高加索国家关系上一度比较消极和被动。在亚阿、格阿(阿布哈兹)、格南(南奥塞梯)冲突加剧并且有可能国际化的形势下,俄罗斯感到自己在这里的利益和地位将受到损害,于是开始转变态度,力图在解决外高加索“热点”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影响。随着对外高加索政策调整,俄罗斯加快了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要求独立的活动,很快导致1991年底的内战。1992年1月,格鲁吉亚加姆萨胡尔季阿政权垮台,3月,曾任前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国当政。由于俄罗斯的北奥塞梯直接参与了同格鲁吉亚政府军的战斗和对格鲁吉亚的封锁,俄罗斯首先对南奥塞梯冲突出面干预。在俄罗斯的积极干预下,1992年6月底,俄罗斯、南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四方领导人在达戈梅斯达成协议,规定在冲突地区设置15公里宽的隔离区,俄罗斯维和部队进驻该地区。与此同时,由于格鲁吉亚拒绝俄罗斯加强驻阿布哈兹军队力量,使两国矛盾突出,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分立主义武装冲突到1993年初仍旧时断时续。虽然在俄调解下,冲突双方于1993年7月达成停火协议,由俄派观察员和军队监督停火协议,但9月阿布哈兹军队在俄监督停火军队的眼皮底下发动进攻,俄罗斯除口头警告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10月初,格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支持者也展开军事行

动,使格政府军腹背受敌。处于极度困难境地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迫向莫斯科求助。叶利钦以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并允许俄驻军为条件,俄军以独联体维和部队名义进入冲突地区,并先后建立了4个军事基地(分别位于瓦济阿尼、古达乌塔、阿哈尔卡拉基和巴统)。同年12月,格鲁吉亚在塔什干签署并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4年2月,叶利钦对格鲁吉亚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包括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在内的共11项协定;3月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5月,在俄罗斯的积极斡旋下,阿布哈兹冲突双方在莫斯科签署了停火和隔离双方武装力量的协定。

外高加索三国中,由于自身经济较弱和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亚美尼亚始终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在独联体国家中,亚美尼亚第一个同意俄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两国还于1996年达成了包括在外高加索地区组建联合部队等一系列双边军事合作协议。纳-卡冲突和经济上的脆弱性迫使亚美尼亚积极谋求与莫斯科建立密切关系,除参加集体安全条约外,亚美尼亚还于1997年8月同俄罗斯签署了《友好合作与军事援助条约》,形成俄亚同盟关系。

苏联解体后,在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要求下,俄驻阿军队到1992年底基本撤回本国。随着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调整,俄罗斯开始积极介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冲突。1993年5月,俄罗斯与土耳其、美国一道提出了包括亚美尼亚撤军、停火等内容的和平协议。1993年6月,阿塞拜疆爆发一场政治危机,导致亲土耳其的人民阵线垮台,阿利耶夫取代埃利奇别伊执掌政权。8月底,冲突双方接受俄罗斯的建议,草签了停火协议,但冲突并未停止。阿利耶夫成为新的阿领导人后不久,很快于9月初出访俄罗斯,提出要把阿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月,阿塞拜疆加入独联体,俄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帮助阿塞拜疆收拾在纳-卡冲突中的败局,下决心独立接管纳-卡和平进程。1994年初,俄国防部长与阿、亚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备忘录,规定自1994年3月1日起全面停火。但亚美尼亚军队无视停火协议,连续发动猛攻,阿塞拜疆被迫请求俄罗斯出面调节。5月初,由俄罗斯召集阿、亚、纳-卡的代表在比什凯克举行谈判,在以往调解中非常活跃的欧安会明斯克小组被排斥在外。5月10日阿代表宣布接受俄的建议,俄罗斯说服了亚美尼亚,促成12日签订停火协议,16日,俄与阿、亚、纳-卡三方又在莫斯科举行国防部长间的会晤。根据几次谈判达成的协议,冲突各方首先实现了全面停火。1997年7月初,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访问莫斯科,俄罗斯与由于纳-卡冲突而对俄一直冷淡的阿塞拜疆签署了《俄阿友好合作与相互安全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承认不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禁止和消除在一方建立旨在反对另一方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集团和组织”。^⑥

这样,随着俄对外高加索政策的调整,以及外高加索国家对平息内部冲突的需要,俄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有所恢复,同亚美尼亚还形成同盟关系。

尽管如此,但由于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特别是里海油气资源的大发现,使外高加索地区日益受到国际重视,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和北约等外部强大势力开始了对该地区主导权的争夺。这样,一方面,俄罗斯同外高加索三国都保持着“特别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美、英、法、土等国不愿看到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单独控制,要积极参与外高加索事务。由此,在强大外部势力渗透之下,俄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逐渐趋冷。尽管俄罗斯坚持阿塞拜疆的石油经过巴库到俄新罗西斯克港向外输送,但在美国的压力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国总统于1999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峰会期间,签署了关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一揽子协议,使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不经过俄罗斯和伊朗运往出海口。美国承诺为管道建设提供资金担保。同时,阿塞拜疆、土耳其、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还签署了支持该管道建设的伊斯坦布尔宣言,美国以观察员身份也在宣言上签了字。美国还积极对外高加索国家进行军事和经济渗透,以争夺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就外高加索国家而言,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考虑,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就一直执行亲西方政策。在国内冲突得到缓解后,格、阿两国为了使自身的独立得到更多的国际保证,开始不断调整对俄关系,竭力摆脱受制于俄罗斯的不利处境。正如俄著名政治家安·米格拉尼扬所言:“为抵消俄罗斯在该地区所发挥的积极性,它们千方百计地鼓励民族冲突的国际化进程,从而降低俄罗斯的调解人作用。吸引外资的里海超级项目的实现,帮助这些国家在解决自己的军事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过程中,得到西方国家更加积极支持的保障。”^⑦

在外部强大势力渗透和外高加索国家、特别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纷纷转向美国和北约来寻求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俄格、俄阿关系自 90 年代中期后开始趋冷。从 1994 年 9 月到 1996 年 12 月,阿塞拜疆先后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签署 4 项关于开采里海石油的合同,并与俄在解决里海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公开对抗。1996 年 3 月,在世界银行和欧洲银行的资助下,从巴库到格鲁吉亚港口波季的管道动工兴建,9 月,巴库一波季陆路交通线率先开通,当月运出 39 万吨阿塞拜疆的石油制品。美、法等国还试图把亚美尼亚拖入这项计划。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积极向独联体外部寻求支持和寻找新的贸易伙伴的情况下,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很快下降。到 1996 年 9 月,俄在格鲁吉亚外贸额中仅占不到 9%,与阿塞拜疆所签 40 项经贸协议大都没有执行。与此同时,外高加索三国不仅都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还声明不加入俄罗斯牵头的对北约东扩的抵制行动,并组建自己的陆、海军,从美国、土耳其等国接受军事援助,同时要求撤出俄罗斯维和部队,改由欧盟派出多国部队到冲突地区执行和平使命。此外,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还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并同独联体另外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组成具有很强离心倾向的“古阿姆”集团,使俄罗斯所积极推行的独联体一体化政策受到极大挑战。

至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已大大削弱。围绕黑海经济区、大陆架划分以及石油管道线路的争夺,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在该区域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很快下降。但由于国土狭小,人口也很少,国内自然条件复杂,民族关系、国际往来等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障碍,经济上对俄罗斯依赖性又很强,因此,格、亚、阿三国完全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同俄罗斯的关系。

三、新形势下俄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高加索地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是许多大国,如俄罗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争夺势力范围的场所。现今由于里海地区发现了丰富的能源,以及将高加索地区能源输送到国际市场和铺设东西输油管线等问题,使该地区地缘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进而成为美国与俄罗斯争夺的桥头堡。面对外高加索形势的日趋国际化,出于车臣战争和争夺里海油气资源的需要,普京采取积极灵活的协调政策,加强同独联体高加索各国的关系。一方面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合作来抵御外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渗透;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同该地区国家双边关系来努力恢复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传统影响。

外高加索三国中,亚美尼亚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参与国。除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加强同亚美尼亚军事合作外,俄亚两国国防部在 2000 年还达成军事合作计划,规定俄罗斯军队可以在亚美尼亚驻扎 25 年。亚美尼亚总统科恰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2001 年在莫斯科签订了《亚俄 21 世纪友好条约》。2002 年底,俄罗斯解决了同亚美尼亚的债务问题。为偿清债务,亚美尼亚允许俄罗斯取得亚美尼亚企业的股份。

为在里海石油争夺中占居有利位置,2002 年 9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来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两国划分里海海底交界地段协议,两国将依照中心线原则划分里海海底交界地段和海底资源。俄阿两国政府还签署了教育、经济和科技合作等 3 个协议。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俄阿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表示满意,认为双方经济贸易合作有着良好的前景,并对阿塞拜疆在反对恐怖斗争中奉行的立场和对俄反恐立场的支持给予了高度评价。阿利耶夫指出,自普京 2001 年 1 月访问阿塞拜疆以来,阿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双边关系正得到全面快速发展。^⑥尽管如此,在阿塞拜疆加入北约政策既定及同美国军事合作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力已经大打折扣。

对普京来说,在高加索地区最为棘手的就是处理同格鲁吉亚的关系。随着格鲁吉亚与北约、美国合作的加强,格鲁吉亚除退出独联体国家各项条约以外,还执意要求驻扎在该国的俄军撤离,使格俄关系摩擦不断。2000 年两国关系围绕车臣问题、俄驻格军事基地、签证及阿布哈兹冲突等问题上矛盾不断。2001 年 7、8 月间,俄从瓦济阿尼和古达乌塔基地撤军。但格表示,在未得到国际社会核查前,不会承认俄完成从古达乌塔撤军,并拒绝俄关于巴统、阿哈尔卡拉基两军事基地 14 年使用期的建议,还要求俄支付上述两基地的租用费 3 亿美元。与此同时,格虽表示愿与俄保持友好关系,在车臣问题上表明尊重俄

领土完整、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但坚决反对俄提出的联合清剿格潘基西峡谷车臣武装分子的建议。2001年10、11月,俄军用飞机两度轰炸格领土,引发危机,使本已出现缓和迹象的格俄关系再蒙阴影。2002年9月,关于是否允许俄武装部队进入俄格交界的潘基西峡谷清剿车臣分裂主义武装分子的问题,两国几乎兵戎相见。在10月初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的独联体首脑峰会上,普京和谢瓦尔德纳泽的会晤最终使两国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在潘基西山谷问题的解决上取得突破。根据两国达成的协定,新的合作措施包括分享信息,在边界岗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出于对格鲁吉亚抓捕车臣武装分子的态度不满,俄罗斯也曾采取一系列报复行动:除对格鲁吉亚公民实行签证制度外,后又中断对格天然气供应(俄罗斯是格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格总统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华盛顿求援,也没有向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商抱怨,而是直接找到普京,表示同意由俄方垄断本国天然气供应网络。很明显,只要承认俄罗斯是格鲁吉亚的真正控制者,天然气供应并不是问题。

2003年11月格由议会选举引发的政局动荡中,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子。俄地缘政治评估中心主席、著名政论家杜金撰文指出,导致格鲁吉亚政治混乱局面的是其极具吸引力的地缘政治地位。^①就在格政局动荡稍有平息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很快于12月5日访问格鲁吉亚,这是格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后,首位访格的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中,除向格鲁吉亚领导人表达美国的支持外,拉姆斯菲尔德还呼吁俄罗斯军队撤出格鲁吉亚。而在格鲁吉亚这次政局动荡中,完全亲美的反对派取得优势,未来格鲁吉亚的对外政策很可能对俄更加不利。

总体上,围绕里海油气资源的控制权和外高加索的战略主导权,俄美在该地区的外交争夺战已经全面展开。虽然普京上台以后俄罗斯采取了相对比较灵活务实的政策发展同外高加索国家的关系,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已大打折扣。由美国倡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线方案已经付诸实施,这必将打破俄罗斯对里海石油的出口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独联体12个国家中共有5个国家接受美国邀请向战后的伊拉克派驻了军队,这其中就包括了外高加索三国(另外两国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②不仅如此,美国以反恐为名已经实现了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军事进入。这样,即使俄罗斯在该地区设有多处军事基地(阿塞拜疆除外),但在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加紧对外高加索地区进行军事渗透的情况下,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已大大下降,除同亚美尼亚关系外,俄格、俄阿关系均不容乐观,其前景存在着相当大变数。

注释:

① E. B. Rume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 in J. C. Snyder, ed, *After Empire*, Washington, 1995, P.49.

②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2 января 1994г.

③ А. Козыр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3 декабря 1992г.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издание, январь 1993г.

⑤ С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России 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участниками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3 сентября 1995г.

⑥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9 июля 1997г.

⑦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⑧ 新华社2002年9月24日。

⑨ 《Труд》, 22 ноября 2003г.

⑩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2 августа 2003г.

(责任编辑 周一民)